

警官教育出版社

天下第一罪

打击犯罪大纪实



打击犯罪大纪实·卷一

天下第一罪

千古洲 编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7 号

书 名:天下第一罪
打击犯罪大纪实·卷一

编 者:千古洲
责任编辑:沙 默
封面设计:李 木
技术设计:丁 之

出版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2号 100038)

印 刷: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版 次:1993年6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张:8.25
开 本:787×1092
字 数:200千
印 数:1—20000

ISBN 7-81027-411-2/D·216

本卷定价:6.50元
(全七卷定价:45.50元)

《打击犯罪大纪实》

编 委 会

策划：刘桂明 安 哲

欧阳明 李诗学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卫 兵 王洪宪 安 哲 刘桂明

李诗学 李朝斌 杨明权 欧阳明

段政明 罗 朋 温建斌 黎文岗

序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天都在发生。在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人们渴望安宁和平的同时，犯罪现象也千奇百态，大案要案频发，跨国犯罪增多，一些古老丑恶的社会现象也死灰复燃。所有这些，羁绊着现代社会前进的步伐，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阻力。《打击犯罪大纪实》旨在透过大量的、翔实的典型例证激发人们的思辨，从而共同探寻预防和打击犯罪这一社会顽症的策略。

近几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方腐朽的文化意识和生产方式的渗透，使犯罪变得愈来愈复杂起来。人伦溃殇，穷凶极恶的不法分子虽然只是茫茫人海中的极少数败类，却有着同样不可小视的危害性。他们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被日益膨胀的私欲所葬毁，在光晕炫目的大千世界里失去理智而导致人格变型，杀人越货、剪径讹诈、贪污受贿、传黄贩毒、拐卖妇女，干着一系列罪恶的勾当，或披着宗教外衣骗奸少女，或乱伦奸淫，或跨越国境行凶作案……，无恶不作，罄竹难书。

这里选辑的作品，有对种种罪恶丑行的披露和剖析；有刀光剑影的生死大搏斗；有循循善诱之攻心斗智；有法盲演出的桩桩悲剧；也有堕落者忏悔的慨叹悲歌……。从作品展示的一幅幅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的社会图画中，一幕幕悲剧颤人心悸，一场场战斗惊人动魄，形形色色的暗流邪风被揭露被打击，场面波澜壮阔，情节引人入胜，警人警世，予人启迪，颇有戏剧性和可读性。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警官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与

热情帮助,公安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审定了本书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另外,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们还向全体原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成书仓促,时间紧迫,书中疏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1993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一个流氓集团和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伊 明(1)

姑娘的控诉/突审顾“衙内”/“女流氓”的血与泪/看守员被
押进班房/检察机关的连续抗诉□

正义与邪恶之网…………… 刘振勋 阿军 董琦(54)

——特大段氏流氓团伙覆灭记

“野云飞”的枪声/9年前的一次较量/肆无忌惮地猎取女色
/段洪才开了5枪/段老四穷途末路/桃木符救不了陶五丫/丑恶
的东西终将消失□

喷嚏…………… 美 文 王作人(98)

——特大凶杀、抢劫、越狱犯魏振海落网纪实

荒诞的传闻:“6条人腿一顺顺”/部队家属院里的枪声/并
非杜撰的情节:落网的鱼又逃跑了/繁华闹市区的爆炸声——特急
行动:警车在雪夜围追堵截/英雄无畏的正义凯歌:特大抢劫、杀
人、越狱犯魏振海落网□

1992:枪声震惊北京城…………… 海牛 李春(137)

——北京“3.11枪击案”始末

案起原委/案件侦破/案后恶果/案外花絮□

追捕特大持枪抢劫银行团伙…………… 王洪宪(154)

“狼”来了!真的! /“恶狼”捕食/警惕的眼睛/“纵死终令汗

竹香”/快速出击/严密布网/捕歼告捷□

轰动全国的重大性虐待案…………… 辛汝忠(168)

女人的灾难/追求什么样的爱/一门不幸的婚事/中国 80 年代的女奴/他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空前绝后的虐待/软弱无力的法律□

日本女游客在昆遇害缉凶实录…………… 王生字(198)

两名日本老姬溺死浴盆/死者亲属求见昆明警方/可疑的水暖修理工/《厚黑学》上的指纹/边防检查站“偷雷”/五张“老人头”塞进暗娼手里/法律之剑,为异邦无辜伸冤□

震撼人心的特大追捕行动…………… 李玉轩 于化龙(211)

铁西医院枪声骤起/钢城干警全力追捕/恶煞死闯韭菜台,三位警察勇捐躯/立交桥布下天罗地网,沟帮子车站溅血惊心/幽州重镇围追堵截,间山之上凶犯毙命□

天安门广场爆炸案…………… 王振清(250)

一条“爆炸”新闻/爆炸案发生的前前后后/案发仅 10 分钟,肇事者落网/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庄严的判决□

一个流氓集团和 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伊 明

这是一个深秋的晚上，黑龙江省政法委员会书记赵德尊仍然没有下班。他头发斑白，宽耸的前额下富有洞察力的眼睛紧盯着最后一封人民来信送审笺上吴静处长工整的字迹：“北安市司法局盖云阁同志来上访，要求见省政法委的领导同志，以他的亲身的经历反映北安市对刑事犯罪分子打击不力的严重问题……”

“盖云阁？好熟的名字……”赵德尊书记仰起脸，在记忆中寻觅着，他不由得自语一句。

他翻动着厚台历上的各种记载，突然眼睛一亮，“北安市的盖云阁！几天前，省人民广播电台专题报道了他挺身而出维护社会治安的模范事迹。面对一群歹徒的利刃、火枪，他临危不惧，制止了歹徒们的犯罪行为。北安市委决定给他记大功一次并召开表彰大会，颁发奖金……可他为什么亲自来哈尔滨上访呢？”赵德尊同志思索着。

他又仔细阅读盖云阁同志的上访信。“……我绝不是因为没有召开表扬会和没拿到奖金来找省委领导的，我是从维护社会主义法纪出发，来揭露北安市一些主要领导人包庇、纵容犯罪分子的行为。”

字写得潦草，读起来十分费力。赵德尊同志揉揉疲惫的双

眼，戴上老花眼镜认真地阅读着。

“……北安市的领导有的官官相护，有的害怕，致使北安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坏。我知道向上级反映市委领导问题会有什么后果，但我出于一名司法干部的责任感，这样做了，相信省委能严肃处理这一严重的问题……”

读过来信，赵德尊同志轻轻把它放在写字台上立起身来，踱步思索，心中十分疑惑。

战争年代他和北安人民休戚与共的岁月浮现在脑际。土改积极分子家的土坑，香甜的苞米楂子大豆粥、咸菜，上战场奋勇杀敌的北安儿女，那紧张、艰苦然而又是那么和睦融洽的生活是难忘的。

他拉回自己的思绪，转身看看那封来访信件，不解地思忖着，北安市是全省社会治安取得决定性好转的先进市，大会上作过经验介绍，我还为他们鼓过掌呢。北安市委领导班子也是“党风最好的先进集体”，北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获得省里奖励的先进单位。这一切同盖云阁同志反映的情况多么不一致呵！怎么回事？

赵德尊同志思忖良久，重新坐回写字台前，在台灯下，提笔在送审笺上批示：“派出调查组，建议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参加。”

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三家派人组成的调查组带着特殊使命奔赴北安，一场震惊全国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第一次交锋

9月11日，省联合调查组会同黑河地委派出的调查组开进了北安市，与由北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符金声同志负责的特

别调查组会师，开始了这场艰巨、复杂的斗争。

兵分两路，一支人马负责查清现已收审的姚佰龙全部犯罪事实；一支人马负责复查盖云阁同志上访信所反映的“6·25”案件的真相。

北安市招待所 72 号房间里，省联合调查组的成员、省纪检委的王永海科长在同北安市人民检察院的符检察长严肃交谈，摆在他们面前的斗争，将充满暗礁和泥沼。然而，这一切丝毫动摇不了他们的决心。符检察长不满 50 岁，早在 1963 年曾就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上书中央，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

王科长将一张写有字迹的红格稿纸递与符检察长，低沉地说：“事情多复杂呀，合法掩盖不合法……”

符检察长一看纸条，不禁眉毛一挑，这是姚佰龙的父亲，公安局副局长姚成才写给收审对象姚佰龙的条子。姚佰龙收审不到 48 小时，姚副局长的手书就避着办案人员到了狱中，问题还是经市政法委张书记批准的。这意味着什么？王科长和符检察长隐约地感觉到问题的复杂性。

根据调查组领导的指示，9 月 14 日姚佰龙从市看守所转押到省第二监狱，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对姚佰龙之父姚成才进行讯问，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姚副局长，我们是为你儿子这个案件来的，想听听你向组织说什么或有什么想法……！”王科长按着商定的计划和姚成才接上了火。

“子女犯罪，老子无光，他已 20 多岁了……”姚成才满面愧色，不安地喃喃说：“我是真管孩子，全局同志都知道，我不包庇，上次被收容审查，我气得连行李都没给送……”

王科长望着这位刑警队长出身的姚成才，没有和他兜圈子，单刀直入地问：“我们找你谈，是让你交待、说清包庇、袒护子女

和其他人的错误，甚至是罪行的具体情节，以求得组织谅解……”

姚成才象受震似地一怔，假装大惊失色：“包庇、袒护！王科长，说实在的，我干多年公安工作可没感觉到。过失有可能……”

“‘过失’不是主观故意不能构成包庇和袒护，这在刑法理论上不讲过吗？”

“对……”姚成才佯装思索的神态说：“王科长！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你给我提示一下吧？”

王科长知道姚成才在要证据。他微微一笑，说：“你儿子从克山公安局解回来就放了，经谁批准的？有手续吗？”

“没人批准，可我是主管呐？”

“你儿子犯了罪，兄弟市县捉到了，你派人解回来就放回家，合法吗？”

姚成才无言以对，点头说：“我考虑得是不周的……”

“这是欠考虑吗？……”王科长犀利目光扫视一下对面沙发上的姚成才，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儿子这次刚捉起来，你就给他写信往监狱里传，目的是什么？”

“王科长，这是经过领导批准送监号里头去的。”

“这我知道，我问你给他写信的目的？”

“让孩子好好交待罪行。”

“他听你话吗？”

姚成才被问得瞠目结舌。感到一股压力袭来，好厉害！如果说他听话，怎么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说不听话，那就要问你写信干什么？姚成才嗫嚅道：“孩子被捕起来之后，不知如何是好，就稀里糊涂地写了……”

王科长根据调查组商定的意见，郑重地说：“为了便于你考

虑问题，市委领导下午要在市公安局干警会上宣布你停止工作，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另外你还有其他问题，一并写出材料来……”

“行、行、行。”姚成才败退下去。

与此同时，王科长仔细地查阅了盖云阁同志上访信所反映的“6·25”案件的卷宗材料，找出许多前后矛盾的疑点，他为了搞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不得不领几位同志携卷深入发案现场，到群众中去调查，走访知情人，经过5天时间，不仅索取到姚佰龙在“6·25”案件的罪行直接证言材料，并且查到了姚佰龙追逼盖云阁同志时，手持的火药枪。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6·25”案件真相大白了，事实是：

……盖云阁出于自卫，开枪击倒王三毛之后，立即有几名歹徒围逼上来，其中最凶恶，最嚣张的就是姚佰龙，他狂叫道：“把枪夺下来，整死他！整死他！”盖云阁看围观的人很多，怕开枪误伤群众，便退到交通科用电话向公安局报警。

姚佰龙从一个同伙手中要过火药枪，边追盖云阁边大声吼叫：“打死他，豁出我爸爸公安局长不当了……”

“走啊！跟佰龙干没事……”几个歹徒一路嗥叫尾随着……

但是，这一切在市公安局的报告里全部颠倒了。

王科长同具体承办“6·25”案件的市公安局民警队的副队长张玉良展开了交锋。

“张玉良同志，6月25日盖云阁同志击伤王三毛的案件，是你负责办的吗？”王科长边给张副队长斟茶，边有礼貌地问着。

“是。”张玉良双手接过烫手的水杯，颇为难受地回答。

“姚佰龙手持火药枪追打、围攻盖云阁这一重要情节，你为什么没有认定？”

“我不知道有火药枪啊！”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王科长娴熟地翻开由张玉良亲手写成的卷宗，摊到他的面前，“你看，6月27日，继文同志的证言中，就已证实有火药枪嘛。”

张玉良噤嘴半天，无言以对，他万万没有料到，省调查组的同志能将卷宗阅读得如此仔细……他看了看王科长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说：“啊！你说这个，我们已调查否定了。”

“有文字材料吗？”

“当时哪能没有文字材料呢？可能结案时认为没有用，就废了。”张玉良来个既承认有材料又说拿不出来材料，免得王科长再问下去，又似乎十分惋惜地说：“哪知道还有今天啊……”

“材料是你亲手调查的吗？”

“可能不是。”张玉良象认真回忆之后，用猜测的口吻说：“是长义他俩吧？我要去也是俩人……我记忆力太差了……”

“李长义我们已经找过了，还有你的助手小马、小迟，我们也找过了，他们都没有调查过……”王科长说着将几份证言材料摆在张玉良面前，“请队长过目？”

“不……”张玉良惶恐地伸手，将证言材料推回去，回手拿起茶杯呷了口茶，借以缓和紧张的心绪，他蹙眉沉思，作戏地喃喃自语：“当时怎么回事来的？”

“张队长，只要放下包袱来谈，是可以谈清的……”王科长顺手从一个档案袋内拿出火药枪放在桌上，说：“我是我们从现场找到的……”

“从现场！”张玉良惊愕之中，渐渐地垂下了头，“我有错误……”

“姚佰龙喊，‘豁出我爸爸的公安局长不当了，整死他’等话，你为什么没有认定在犯罪事实中呢？”王科长又向张玉良提出第

二个问题。

“喊？我认为不是行为，不触犯刑律，所以我没有认定。”

王科长没有和张玉良纠缠，紧接着又提出第三个问题：“按你说，喊不是行动，那么姚佰龙被你押上了警车，他当你的面打了盖云阁同志的两拳，这是行为吧？你为什么对这行为既不出证附卷，又不认定是罪呢？”

“这……”张玉良望着神情严肃的王科长，不由一阵心悸。但凭他十几年公安工作的应变能力，不动声色地回答：“这我不慎而忽略了。”

“这么重要的几个情节，你为什么把它忽略了呢？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王科长，吃饭还掉饭粒……”

“我们纪律检查部门，是根据一个人的言行来判断他是否违纪的……”

“王科长，请你指出我哪点是违纪了呢？”

王科长瞟了眼张玉良，针锋相对地说：“请你回答，杨局长等领导是什么时间决定收审姚佰龙等人的？”

“6月25日晚上，也就是发案的当天晚上。”

“你什么时间对姚佰龙执行局长命令的？”

“次日晚上，是26日晚上。”

“当天你为什么不执行？”

“因姚佰龙刚放回家。”

“噢！”王科长的目光闪电般地扫了眼张玉良，压抑住蓄积在胸中的愤懑，他尽量把话音放平缓一些，“姚佰龙从现场捕回局里，是谁决定将他放走的？”

“我看他醉了，就派人送他回家了。”

“既然醉了，你为什么决定从现场将他捕回局里呢？”

“因为当时他正在纠缠着盖云阁同志，怕继续造成影响。另外，他是一方代表。为了弄清真相……”张玉良狡黠的目光也斜了一眼王科长，掂量着每个字来回答。

“既然你将姚佰龙从现场捕回局里，你有权决定释放吗？局长命令你去执行逮捕人，你有权拒不执行或拖延吗？”王科长发起了全面反击，“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或者说象你这样一个有官衔的副队长，执行逮捕人的命令是刻不容缓的，是天职，你谈谈不执行的理由，或者说拖延执行的理由？”

“我认为……”张玉良掏出手绢擦一下额角上沁出的汗珠，说：“我认为……姚副局长可以疏通一下，撤销命令……这一点我有错误，我检讨。……”

“你这可不是一点错误，检讨检讨就行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案件……”王科长面对善于狡辩，不向组织讲心里话的张玉良，直言点出。“你拒不执行，往轻说，是消极拖延。而你收缴盖云阁的枪，为什么那样的积极呢？”

“王科长，这可是误会，我可没有缴盖云阁同志的枪。要他的枪是为索取科学证据的需要，鉴定王三毛中的子弹是否是这支枪射出去的……”张玉良咽了口唾沫，强支撑争辩着。

“击中王三毛的那粒子弹头，你搜集到了吗？”

“没有，当时手术没找到。”

“没有子弹头，你验什么枪呢？即或有子弹头鉴定枪又起什么作用呢？盖云阁同志本来就承认是他枪击所为，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目睹的证人……张玉良！不要再兜圈子了，你应该谈清楚你缴盖云阁枪的目的。你应该是清醒的时候了！你必须谈清为什么向局长汇报案情颠倒黑白，把姚佰龙手持火药枪围攻盖云阁编造成是上前说理的！”

“我……我……”张玉良头垂得更低了。

“张玉良同志，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你仍然背上私字的包袱，步步走向黑暗；另一条是谈清问题，党和人民还是可以信任你的……”

在事实证据面前，张玉良不得不全盘托出了承办“6·25”案件的真实情况。

姑娘的控诉

北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里，一位姑娘坐在写字台前的折叠椅上，忐忑不安地慢慢抬起头，俊秀的大眼睛，流露出疑惑的神色，脸颊上泛出羞愧的红晕，她双手不自主地拨弄肩头下垂的纱巾，怯生生地问：“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

“你认识顾英俊、顾五子吗？”符检察长安祥地坐在姑娘对面，点燃烟斗，以平和的语气问。

“顾五子。”姑娘双眉蹙动了一下，牙齿一咬又松开了，这下意识地动作是细微的，“认识。”

“听说你们处过朋友？”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姑娘害臊地又垂下了头。

“你能不能谈谈你们这段处朋友的经过？”

姑娘一下被问得心头“突突”乱跳，慌乱地回答：“我不想谈已经忘却的不愉快事情。”

“噢？不愉快的事情中，很可能隐藏着违法行为……”符检察长一下子摊开来了：“我们正在查顾五子，顾英俊的问题……”“你们动顾五子？”姑娘的嘴角明显地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

“你要相信我们，现在中央已发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通知，全市已行动起来了……我们不管他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触犯刑律，就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追究刑事责任？”姑娘的嘴角挂上苦笑，“追究谁呀？1981